



西
拉
斯
和
黑
馬

34.8

西拉斯和黑马

〔丹麦〕塞西尔·伯德克尔 著

任溶溶 译

新 世 纪 出 版 社

西拉斯和黑马

[丹麦]塞西尔·伯德克尔 著

任溶溶 译

※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86,000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470册

书号 10430·47 定价 0.95元

译 者 的 话

塞西尔·伯德克尔 (Cecil Bødker) 是丹麦女作家，187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得者。国际安徒生奖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儿童文学奖，人们称之为儿童文学中的诺贝尔奖，从1956年开始，两年一度发给长期对儿童文学作出贡献的作家。

伯德克尔生于1927年。她的父母有六个孩子，只有她一个是女的，后来她到一家银器工厂学艺，五十个学生当中，也只有她一个是女的。因此她从小跟男孩子在一起，玩男孩子的游戏。后来她的作品大都以男孩子为主角，而且写得十分粗犷，甚至叫人想不到是出于女作家的手笔，这跟她的童年生活不无关系。

伯德克尔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以前，就已经是一位在丹麦并在一些国家知名的诗人和散文作家，多次得过奖。她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955年，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，以后她就开始专业写作。

1967年丹麦科学院宣布举行儿童文学比赛，号召作家们为儿童写作，她于是写出了她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，就是《西拉斯和黑马》(Silas og den sorte hoppe)。这部小说获得了1967年丹麦科学院奖，又获得了1971年德国儿童读物奖，迄今已译成十多种语言，是伯德克尔的代表作。在这部小说之后，伯德克尔还写了不少给少年以至低龄儿童看的作品。她曾到非洲生活和工作，根据埃塞俄比亚儿童生活写出了《豹》这本儿童小说，最先在肯尼亚出版。

伯德克尔被称为“儿童文学中的卡夫卡”。弗朗茨·卡夫卡(1883—1924)是奥地利的著名小说家，他的作品对西方现代文学有很大影响。其特点之一就是在写一些社会现象或问题时不明确规定时间和地

点，使作品带有寓言色彩。伯德克尔的作品也从不规定时间和地点，并跟卡夫卡一样采用一些象征性的艺术手法，《西拉斯和黑马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没有说出是什么地方的地方，一个没有说出是什么时候的时候（不是今，也不是很古），西拉斯这孩子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，加上他有一支像魔笛那样的笛子，又会杂技，就带点童话味道了。为了了解现代外国儿童文学，介绍伯德克尔这部《西拉斯和黑马》，我想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内 容 提 要

少年西拉斯有一支象魔笛一样的笛子，会杂技，由于不堪江湖艺人的逆待，毅然出逃。在路上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勇敢、机智地斗胜了一个贪婪的马贩子，赢得了一匹美丽、健壮、值钱的黑马。接着，西拉斯来到一个村庄，被坏人灌醉了酒，丢弃在一艘破船里，黑马被盗窃了。半夜里醒来，他连忙出逃，又遇到凶恶的渔夫夫妇俩，险遭杀害。后来，在一位热情的牧羊少年的帮助下，不顾危险，摆脱了一群坏人的纠缠和捕捉，终于夺回了黑马。

本书曾荣获一九六七年丹麦科学院奖和一九七一年德国儿童读物奖，迄今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。

目 录

一	一只无主小船上的一个古怪孩子.....	1
二	西拉斯赌赢了.....	14
三	贼村.....	34
四	玛丽亚.....	43
五	刀子.....	58
六	牧童 本-戈迪 克.....	69
七	拦路抢劫的强盗.....	83
八	捉水獭的亚伦	103
九	大铜锅	113
十	拍卖黑马	129
十一	不仅西拉斯一个人	142

一 一只无主小船上的一個古怪孩子

他乘着一只古怪的寬头小船順流而下，既不像別人那樣坐着，也不划槳，让河水高兴把他帶到哪儿就上哪儿。他显然一直都这样躺在船底上。因为小船就那么随着河水慢慢地飄流着，远远看去，活像是空的。

在河边一座长形馬厩的堆草料閣楼上，馬販子巴托林正用叉子在叉干草，把干草从一个窟窿里扔到下面地上去。閣楼上灰尘太厉害了，他得不时把头伸到窗外去透透气。外面天气晴朗，太阳有点耀眼。河到了馬厩这儿拐一个大弯，他从这里看出去，两边都可以望到很大的一段河。

可他望着望着，一下子呆住了，眯縫起眼睛，一个劲儿地往耀眼的阳光里看。向他飄过来的是什么？……一只小船？看上去船上好像没人。会是一只无主的小船，就这样在河上飄着吗？

巴托林扯了扯他那把乱蓬蓬的胡子，动着脑筋。他也许应该靠近一点去看看它。他早就有过打算，要把他那艘旧得要命的粗笨大船换上一艘新的了。

他再看了一下，觉得这只小船很古怪，是外地的。它来得越远越好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告发他，说他偷走这只小船了。他觉得的确奇怪，这只小船经过那个小镇，怎么会没有人

碰它一下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就是时间太早。要是晚一点，镇上的孩子一定已经把它抢走了。这一点他拿得准。

小船慢慢地越飘越近。它看着依然是空的，巴托林于是断定，这只小船已经是他的了。这小船肯定没主，因为它一路过来，歪向一边，打着转转，证明没人在船上掌舵。

巴托林用一只毛糙的粗手指头在领子下面搔了好一阵。他要的东西可不常上他这儿来。他正想转身离开阁楼，爬到下面喂料的过道上，可是忽然停下了，眯缝起眼睛再看了一阵。他看见什么了吗？……一点不错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两只脚翘起来搁在船边。

他直瞪瞪地看着，一直看到两只眼睛都突出来，像两枚尖钉子似的。接着他看见船的另一边也有样什么东西，像是头发。他想，这倒像具死尸，他顿时吓得整个背脊的皮肤都绷紧。只有死人才能这样躺着，让两把船桨竖起来指着天空，像苍蝇的两条又细又长的腿。好端端的活人绝不会这样驾船的。

巴托林叹了口气。

这只小船走了那么远的路还没有给人抢去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它到底还不是无主的。

从河上传来很微弱的一下拖长的尖啸声。巴托林从窗口退了回来。

这是什么声音？

他那条胖脖子上的头发都竖了起来。这种离奇的声音他从来没听到过，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活人可发不出这种

声音来。

这声音也不像是动物发出来的。

巴托林不知不觉地把手里那把干草叉的尖齿对准河上的小船，越来越往他那灰尘滚滚的阁楼里面倒退。在阁楼里，不管谁走过都看不见他。他不由得想到狼。

可是在小船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他慢慢地想到，这声音听来不是别的，不过是在吹笛子罢了。可是想到这一点也并没有让他更高兴些，因为他也从来没听人这样吹过笛子，再加上他断定自己是看见了一双脚翘起来搁在船边，他看见了脚趾，还看见了一点儿腿。在闪烁的阳光里，它们看来非常瘦。

现在除了等河上那东西飘过去以外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他不敢向它背过身去。只要它在那里，他就别想再动手干活。巴托林只希望那小船快点飘过他的马厩，越快越好。

可是它偏不。

正好到了他站着的地方前面，死人不呼啸了，一下子起来，坐到划桨的位置上，开始把船往岸边划过来。

小船一直向巴托林的马厩划来。巴托林吓坏了，用手里的干草叉指住那人。这时候那人停下了。原来只是个男孩子。巴托林气呼呼地想，没错儿，这准是镇上一个坏蛋。这种坏蛋从不让他太平。他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

船上那孩子划起桨来样子很古怪，漫不经心的，叫马贩子看了大为恼火。过了一会儿他才想到，得看看那孩子在哪儿拢岸。

巴托林在阁楼上一直待到船头擦响了石子岸。接着他很快地爬到下面他那些马那里。镇上来的小坏蛋有时候爱逗他取乐。他知道这些小家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他果断地站到一个半圆形小窗口旁边。这样一来，这个小鬼至少不会有机会乘他不备了。

可是，如果他以为那孩子要想不让人看见，偷偷地溜到房子这儿来的话，那他就大错特错了。那小家伙在那儿根本不打算不让人看见，也一点儿不急不忙。他摆动着他两条膀子，从河边无精打采地慢慢上来，毫无表情地东张西望。

巴托林狠狠地看着那孩子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继续看着在河和土冈之间那个长形围场里的马驹。显然，马厩根本不在他眼里。小船停在下面河边，这里看不见。

巴托林在那儿等着。

小坏蛋这样不想动，只能是暂时的。像他这种岁数的孩子，一般不会像风烛残年的老头，他随时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巴托林在他的窗口那儿作好了准备。

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

那孩子坐在那块石头上，一个劲儿地看着那些小马驹，倒是马贩子渐渐感到，他怎么也按捺不住了。

他坐在那里干什么？

他干吗装作在看那些马？这样的事巴托林过去还从来没碰到过；他断定这里面有鬼。

他就这样浪费了宝贵的时间，净看着这个小鬼坐在那里装傻。巴托林怒火中烧，等到他再也无法压住他的怒气时，

030577

他砰地一声打开了马厩的门。可他这样做，并没有像他原先想的那样会把那孩子吓走。好大的胆子！这种孩子一看见他，照说总是飞也似地逃走的，因为他们完全知道，只要落到他的手里，总得挨一顿痛打。

可那孩子坐在那儿石头上，一点也不打算走。他把头转过来一点儿，直到可以看见门口这个大人为止，却还是继续坐着，像是又瞎又聋似的。

巴托林可受不住了。他用尽气力蹬脚，冬冬冬地走过院子，他的眼光一直钻进一动不动、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的孩子的背脊。这孩子的个儿甚至不怎么大。一根小豆茎！头发像女孩子的那样。他真该像羊那样剪剪毛。眼看他就要动手了！

巴托林两大步就抢先过去，一把抓住这个罪犯的后颈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巴托林问他。

那孩子既不反抗，也不想挣脱。他只是有点费事地转过头来看巴托林，一双眼睛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看过来似的。

“不干什么，”他安静地说。

“不干什么？”巴托林大叫说，“我知道你们这号人。”

“我饿了，”那孩子说。

“你饿关我屁事？”

可这孩子总有点什么叫巴托林说不出来。他注视这孩子好半天了，孩子不怕他，肯定不是个好对付的小家伙。

“你饿了？”他说着放开手，于是孩子重新一屁股坐在石头上。

“是的！”

他不是镇上来的。他的脸和讲话腔调都有点不同。还有他的头发：巴托林从来没见过孩子有这种头发的。它像一顶又厚又黑的帽子，一直盖到他的两只耳朵上面。

“我打前天起就没吃过东西了。”

孩子的声音跟他的眼神一样遥远。

“那关我什么事？你以为我会给你什么东西吃吗？”

“对。”那孩子说，脸上毫无笑容。

傲慢无礼，巴托林心里说着，生气地抓着自己的头。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孩子看去的确像是很久没吃东西了。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不管哪一家的小鬼饿了，我都得塞饱他们的肚子似的。”他咆哮着说。

“我不能光喝水活下去。”那孩子回答。

马贩子一下子像泄了气，声音也哑了。

“跟我来。”他吩咐说。

他思想在斗争：可不能让这孩子躺倒，就这样死在他家门前。这下子他就得花钱了。

那孩子踉踉跄跄地站起来。巴托林看了他一眼，赶紧走在前头，进了马厩，一直来到另一边尽头上他的住处。

那孩子有点眼花缭乱，跟着他在长长一排马的前面走过，到房门口才停下来。接着他把粉刷得白白的房间看了一转，感到很奇怪。这里什么家具也没有，但看得出住着人。从一边墙到另一边墙，地上铺着厚厚一层干草。

干草上乱扔着靴子，木头鞋，还有别的东西。墙上挂着

一套马具和一件宽阔的大衣。他慢慢地看过去，同时吸着皮革、旧烟草、潮湿羊毛的辛辣气味，这气味在四堵白墙之间弥漫着。

“进来，”巴托林不耐烦地吩咐说，“也许你待不惯，那就没办法了。”

这时孩子正看着墙边一个木箱子。箱子顶上乱七八糟地堆着面包和香肠，看来是从不收拾的。

“你在这里过得不错。”他认真地说。

巴托林转来转去，气呼呼地瞧了孩子一眼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喜欢你这里。”孩子说。

“你不知道，人都该有点什么家具吗？”巴托林用威胁的口气问他，“别人可认为我过得像只狗。”

“我不是别人。”孩子一面坐下来，一面用疲惫的声音说。

“那你是什么？”巴托林问着，在墙边的箱子前面跪下来。

“我饿了！”

巴托林哼了一声。他从墙上一个地方拿下一把长刀子，在硬邦邦的面包上锯了又锯，半天才锯出了一大块。他用刀子插着面包，把它转来转去。

“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人。”他吩咐说。

“我就是我。”孩子说。

“你总有个名儿吧，对吗？”

“西拉斯。”

巴托林把刀尖插着的面包递给他。那孩子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把面包接过去，像接一件宝贝似的。巴托林切下一片香肠，也用刀插着。

“姓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就是西拉斯。”孩子说。

巴托林欣赏地闻闻那片香肠。孩子一声不响，用眼角看着他。

“还有……？”

那孩子摇摇头。

“对我来说，西拉斯就足够了，再用不着什么姓。”

“赫姆姆。”巴托林说着，狼吞虎咽地把那片香肠塞到嘴里，馋得要命地把它吃下去，一看就知道他吃得津津有味。

西拉斯于是绝了念，不指望再会给他点什么就着面包吃。他在他那块面包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

“那你爸爸叫什么？”巴托林问着，又切了一片香肠。他越来越感兴趣了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巴托林向他转过脸来，觉得不相信。“你不知道你爸爸叫什么？”他张大嘴忘了闭上。

“不知道。”西拉斯回答说。

“胡说，”巴托林咆哮了一声，把香肠嚼完了，“你就是不肯告诉我。”

“我没爸爸。”西拉斯说。

“你总有过。每一个人早晚都有个爸爸。”

巴托林继续切香肠吃。西拉斯依然一点没吃上。

“我不是每一个人，”西拉斯说，“我从来没有过一个爸爸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！”

马贩子瞧瞧他。接着他忽然给了孩子一片香肠，又给了他一大块面包。

“说不定你连妈妈也没有吧？”

“有，叫阿妮娜。”西拉斯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巴托林问。

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，她叫阿妮娜。”那孩子耐心地解释。

“你准是不想谈你自己，”巴托林说，觉得有点不高兴，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打河那边！”西拉斯做了个手势，指指河上游。

“见鬼，我有眼睛，不用你说也看到了，”马贩子咕嘟了一声，“我是问你来的地方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我没个准地方。”西拉斯老实地回答。

“嗯，我看到了，你是打家里逃出来的。”

“那是七天以前。”西拉斯坦率地告诉他。

“可你妈妈总住在什么地方吧，对吗？”

“不对，”西拉斯说。

“也许她也是打家里逃出来的？”巴托林尖刻地说。

“她到处跑。”

“你是个说谎大王！”巴托林发火了，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说弥天大谎骗我，好叫我不把你送回家。”

“我没说谎，”西拉斯说，“我亲眼看着他们动身走了。”

“动身走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们是到下一个地方去。”西拉斯赶紧回答。

“你说他们？”巴托林问道，“你刚才不是跟我说，你没投爸爸吗？”

“可不，她跟别人在一起。”

“什么别人？你不能把你的事给讲讲明白吗？”

“菲利普。”西拉斯生气地说。

巴托林竖起了耳朵。这声音听着多么冷冰冰！

“菲利普是谁？他想知道。”

“一个吞剑的。”

“你不喜欢他吗？”巴托林坐在干草上，很有劲地提出他这句问话。最后他觉得有了门：那孩子简直在咬牙切齿了。

“他也受不了我。”西拉斯冷冷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巴托林使自己的声音听来充满同情心，虽然他还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“因为我不肯张开我的嘴。他想教我。”

“吞剑吗？”

西拉斯点点头。